

# 宗教地球村的夢想

## 宗教對話

哈佛大學神學博士蔡彥仁 主講

編輯組 整理

在多元、複雜的地球村中，

不同的宗教間該如何相處？

從了解對方開始，以對話代替對抗……

## 宗教對話的背景

「宗教對話」雖然沒有一個正式的學術名稱，但是所謂「宗教進路」(dialogical approach)卻是新近宗教研究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。以現代科技、政治、文化急速發展的情勢來看，「宗教對話學」於近期一躍而為顯學，也絕非不可能的事。



不可否認地，「對話」會被視為一種宗教現象，純粹是由基督教發展出來的，雖然至今參與對話者不限於基督教人士，但稍加仔細探究之後，我個人認為可從基督教內部、外部因素來探討宗教對話理論和實踐的風行。

### 「基督教內部因素」

#### ◎教義變遷與多元主義

在商業、工業革命後，因殖民地的拓展，西方人士發現世界有其他不同於基督教的宗教，這些宗教也有其優點，這種多元主義的衝擊，對他們造成很大影響。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西方社會六〇年代盛行大反叛，挑戰傳統的潮流興起，基督教內部教義的詮釋也產生很大的轉變，本來以基督教是唯一最好宗教的人，現在開



◎基督教原本視自己為唯一得救的思想，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鬆動。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始懷疑，前坎特伯雷大主教羅賓遜於六〇年代出版的《對上帝誠實》一書，對基督教的現狀與前景，發出非常無奈的悲嘆，以英國國教之尊，竟有此論調，難怪一成書即震撼整個基督教界。從絕對到多元，將自己的信仰客觀化，構成基督教內部鬆動，和其他宗教團體對話的議題，便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漸加溫。

### ◎西方社會之世俗化

以基督教為主的西方世界，在經過近世急劇的科技文明洗禮後，整個社會結構也發生史無前例的轉變，世俗化的結果對基督教內部形成很大的衝擊。按傳統基督教觀念，神聖、世俗是屬於不同的兩個領域，以前在中古世紀時，宗教可以涵蓋所有一切，包括日常生活或人生大事；社會世俗化後，現代人不再對超越現實界精神層面的事物感興趣，他們整個心思放在如何使今生今世過得更好，用各種方法來解決人的各種需要，在科學主義掛帥下，凡是符合理性、科學的才是現代人應有的人生觀。宗教價值意義因此被忽略，對自己傳統信仰的肯定逐漸淡薄，相對地，對其他宗教的認識與肯定相對提高，這背後正存在著這種對基督教的反動。

### ◎猶太人遭大屠殺

「德國納粹黨屠殺猶太人」的歷史事實，則是促使基督教反省的另一個因素。這可溯源到反猶太情結的產生。基督教由猶太教延伸而來，當它形成大宗教後，與母系的猶太教發生強烈的



抗爭，基督徒認為耶穌是被猶太人殺死的（雖然是羅馬人釘死的，但是猶太人促成的），儘管第一代基督徒也是猶太人，但當後來基督教傳到非猶太人當中時，他們便把反猶太人的種子種入非猶太人的基督徒心中，形成一種很複雜的鬱結。

而從公元前五八六年，猶太人第一次被趕散，國破家亡，散佈到世界各地，每到一處便激起種族對立，歷史上排斥猶太人的事件，不勝枚舉。這種反猶太情結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由德國納粹黨的極端份子，發起大屠殺。事後有人指責是因為歐洲這些以基督教為主的國家，沒有出來強烈制止，才使大屠殺產生，所以他們也算是共犯。

這促使西方基督教社會從經濟、政治、文化各層面反省：在進步的口號下，竟容許如此違反人性的恐怖大屠殺發生，是否基督教本身有何差錯？人們因而對傳統基督教教導的神學教義與倫理信條，產生很大的質疑，這間接地促使基督教將眼光向外看，願意了解其他宗教，而與之對話。

### 「基督教外部因素」

科技一日千里，整個世界已急速縮小，我們已名符其實住在一個「地球村」了。呈現在我們面前的，不再是一個封閉的世界，反而是一個多元複雜的、交互流動的世界。不論是那一個宗教，在追求自己的信仰的同時，不得不面對和自己信仰完全不同的人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如何

與他教進行了解與溝通，是當務之急。再者，透過宗教的角度，來思索、解決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（如生態、核武限制、婦女地位、以及世俗化危機等），也是一個實際的挑戰。

### ◎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與普世教協

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基督教內部持保守封閉與開放對話者相互對立（其實今天每一宗教團體皆可找出這兩類人）。直到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間的「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」後，基督教界的最大保守勢力方有戲劇性的轉變。

本來基督教視自己為最高級、唯一的得救宗教，此時面對內部鬆動與外部的挑戰，如何重新釐清整個信仰？以前唯我獨尊，教外別無拯救，現在修訂為教外也有許多上帝要拯救的人，既然如此，更需聽別人信仰的心路歷程，參考別人信仰的內涵。

基督教界許多新教派，為了要達成大家的共識，組成了「普世教協」，天主教與基督教普世教協成了基督教兩個最大的宗教團體。

### ◎以對話代替對抗

因宗教信仰的不同，加上政治、經濟利益的衝突，在小小的地球村中，人與人間的暴力抗爭持續不斷，在現實世界中衝突最激烈的地方，很多都是因為宗教因素造成，這些衝突源於不了解對方。宗教對話就是在這種現實考慮下，提出「以對話代替對抗」的理論，這種呼聲在兩



極勢力對立的地區（巴基斯坦回教徒和印度教徒，斯里蘭卡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，北愛爾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，中南美洲天主教和世俗政權）更有振聳發聵的作用。從了解對方開始，彼此尊重，唯有對話才能真正解決問題。

## 宗教對話的型態與方式

在態度上，當今對話呈現三種型態：第一種為「排斥主義」，這種心態大多起因於其宗教的特殊教義。傳統天主教著名教義「教外無救贖」之說，為對話設下最大的障礙，其他各大宗教都有「基本教義派」，他們認為對話不過

是一種自我肯定或勸人入教的方法罷了。第二種是所謂的「包容主義」，持這種心態者多秉著包容的態度，但是他們還是自認為自己的宗教代表最後的真理，而他人的宗教不過是反應自己宗教的某些部分。最後一種是「多元主義」，這類人常被冠以「自由派」，他們認為「最後的真實」是各宗教欲追求的目標，不同的宗教因受時、地、人文等因素限制，所以表現出不同的宗教傳統與現象。當今之務就是要將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狹隘觀點，轉移到以「最後的真實」為主的



◎宗教對話須從了解對方開始。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道路上，如此跳脫出人為的傳統，才有真正溝通的可能。

至於對話方式，當今各宗教團體或個別宗教人士之間，正以許多不同的方式進行，可分為以下三種：

一、知識與哲學性對話：最普遍的即以會議、學術討論的方式增進彼此的了解，這種方式較為知識性、哲學性，參與人員多為特定的學者、理論專業人員，是各宗教中的菁英份子。因為是就各宗教的理論進行對話，所以一定是對某個宗教議題十分清楚，才能進行，如京都學派用禪宗概念和基督教對話。

二、用問題取向來對話：在不同的信仰體系下，很多對話很難達成共識，但有些現階段地球村共同的問題，不論是那一種宗教都無法逃避，很多世界現實的問題，也是宗教要考慮的問題，因此不如針對問題，採取各宗教所長，以這樣的目標，來彼此對話。如梵蒂岡、普世教協及很多宗教大型的國際會議，時常用現實階段人們關懷的議題（人口、飢荒、醫藥、



◎體驗式的對話，是透過直覺感悟，使不同的宗教並肩交流。

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

婦女、墮胎等），來導引對話的方向，這種對話趨向於世俗的關懷。

三、體驗式對話：最突出、特別的對話方式，莫過於所謂「精神對話」。有人認為這最不會引起爭議，最有共通性。參與此類對話者多是各宗教「靈性追求者」，他們藉祈禱、沈思、打坐等集會，希望透過直覺感悟，開啟不同宗教形式並肩交流的管道。

六〇年代天主教界神父莫頓（Thomas Merton），到泰國和佛教高僧對話，就採取此種方式。他以神父的身分，到僧團學習，天主教本身就有禪修這種傳統，他要試驗在不同方式、不同理念下，心路歷程與結果是否一樣。此外，在西方六〇年代開始，有一種向東方看的宗教運動，這和西方對自己價值體系的懷疑有密切關係，他們對印度、西藏等神祕地方的宗教活動特別感興趣，很多人到那些地方學習，學回去後就發展成了現在很流行的「新世紀運動」，以美國科羅拉多州最為盛行。

## 建設宗教地球村

「馬丁布伯——對話要用平等尊重的態度」

馬丁布伯（Martin Buber）用存在主義的觀點：「我——你」，作為對話的指導思想和原

理，對話要用平等尊重的態度，不但尊重對方，還要把對方看作是自己不能分割的一個實體，以同理心來看待。馬丁布伯這種宗教哲學的理論，是受存在主義及猶太教的影響所擬塑，而拿來應用在對話基礎上。

### 「約翰凱伯——以高深哲理作對話的管道」

參與對話最積極的團體之一是基督教與日本禪宗，其中約翰·凱伯（John B. Cobb）是美國神學院的教授，他十分積極參與，和京都學派往來密切。他提出佛學中重要的概念，如空、涅槃，和基督教神學中的概念相對應，如基督教也談「空」——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，崇高的上帝變成成人，為人而死，這就是「空」的過程。這二者當然是不一樣的體系，可是他認為可以作對比，他用兩方高深的哲理來作對話的管道。

他並且利用一些哲學理論，如懷德海（Whitehead）的「進程哲學」，來和佛教的因果業力相對應，懷德海認為整個世界是由一個大的「流」所組成，它不斷在進程，就如佛教所說的



◎用平等尊重的態度，以同理心進行對話。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

緣起緣滅，任何事情產生，是另一個導因而成，都是因果關係，果以後又變成因，因又變成果。整個潮流如此往前去，構成世界或歷史的進程，這是一種哲學性、思想性的對話。

### 「京都學派——以禪宗思想與西方神學對話」

京都學派的西谷啟治、阿部正雄對宗教對話非常積極，後者還到美國神學院講學。他們試圖用佛教禪宗主要思想和西方神學家作對話，東方對話以京都學派最為有名，兩方實際上有密切的交流。也有印度哲學和基督教的對話，這些都是屬於菁英式的對話。

### 「史密斯——以人為主的宗教對話」

史密斯（W.C.Smith）的很多理論也被運用在宗教對話的議程中，他的宗教理論是以人為主體，在今天世界村的環境下，必須把人當作人看待，傳統所說的我、你、他要完全改變成「我們」，要將宗教的眼界放大到全世界，處理群體的問題，因此，對宗教的目的、意義必須非常清楚，這種觀念可導引我們作宗教對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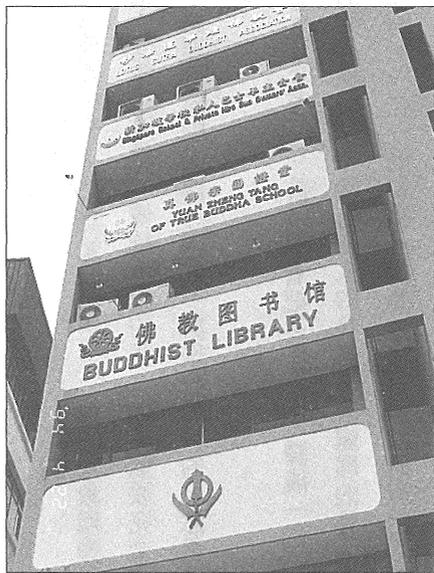
他提出「人性的知識」（humane Knowledge）。許多學者把 humane 譯成「仁」，宗教的知識是「仁」的知識，不是客觀知識的分析探討，牽涉的是人的參與，所處理的是人內心中最重要、最深層的東西，因此需要有人性的、「仁」的知識。因此他非常強調研究宗教要了解

對方，不能以自己的想法揣測，這樣就會失之於片面。研究任何宗教，其結果要由研究的對象來評估，要有這種心胸，才能達到一體。史密斯是研究伊斯蘭教的專家，他和他們的族群一起生活，他研究的結果受到伊斯蘭教徒的肯定。這種驗證的過程，可以促成我們達到比較有意義且成功的宗教對話。

史密斯要建構的是全世界性的神學，能涵蓋所有的宗教傳統。這樣的想法當然受到很多人的批評，另一方面也受到不少人的肯定，認為他具備非常寬廣的視野，把人深刻的層面變成議題，提供了對話時重要的基本態度。

## 結論評述

一九七〇年代到一九八〇年代，有關宗教對話的資料非常多，多半提出的是宗教態度，較少提出具體的方法學，因此現在缺乏研究宗教對話的方法。



◎要將宗教眼界放大到全世界，建設宗教地球村。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

此外，我們可以思索以下幾個問題：首先，因為過多西方人士採取主動的態度，是否會使得對話的議程呈現不平衡的狀態？據我所知，在東方宗教方面，除了零星的宗教團體（如在印度與巴基斯坦）外，只有從西谷啟治以降的京都學派，代表過日本佛學界發言，其他尚未見過有份量、有深度的宗教團體積極參與過。

從理論來看，到目前為止，在對話理論方面較有建樹者，皆來自於理想性甚高的學院派。宗教是需要實踐的，所以這些理論對實際指導教徒間進行對話，到底有多大的有效性呢？

對話要形成一股力量，達成共識更是不容易，裡面有很多弔詭的問題存在。基本上，對話是要平等看待對方，但很多人不以為然，特別是較保守的教徒，認為和別的宗教對話就是對自己的信仰產生懷疑，就會對這些參與對話者另眼看待，個人去對話還有可能，若一個宗教團體去和另一個宗教團體對話，似乎就像「改教」般嚴重了，因此對話只能提出原則性的理論，要實際運用還有它困難的地方。

再者，因為參與對話者皆是較務實的開明派（未必都是自由派），而絕大多數的開明教徒到底具有多大的代表性？是否在從事各大宗教之間的對話之前，應有各自教內的對話？最後，以詮釋學角度來看，教外與教內兩方人士彼此可能達到真正的溝通、了解嗎？其中有那些障礙需要克服？這些都是「宗教對話學」中常遇到而不一定容易解決的問題。